校閱姓氏

焦 弘弱侯甫
李 維禎本寧甫
顧 起元太初甫
張 榜賓王甫
王 名登良士甫
江 紹前似孫甫
吳 汝琦魏倩甫
吳 自弘甫

何 應咸靜之甫
沈 昌无咎甫
晏 王 有聲斐卿甫
王 魏 若城維衛甫
童 戴 三丈兩之甫
王 華 寀萬卿甫
王 若 屏維儼甫
若 駿維良甫

李卓吾先生批選鼂賈奏疏目錄
賈誼
治安策
諫分王子弟
諫封淮南
弔屈原賦
附錄班固贊
服賦
過秦論

晁錯

上言兵事

言守邊備塞急務

對策

附錄班固贊

賈誼

治安策

附錄班固贊

李卓吾先生批選晁賈奏疏

賈誼

治安策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

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

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

遷達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衛曝曬也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

透

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
迺爲中涓其次厠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
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
親角材而臣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
王王齊元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
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
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
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
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酺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鈍者所排擊剞劂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寬胜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

透

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徼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

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

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平居不可屈信二指搤身慮亡耶失今不治
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癰也
又苦踧蹙 踧庆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
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
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
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踧蹙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
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
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
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
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僻 壁 且病痱 肥 夫僻者
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
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
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譬

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厥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綃妾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蒭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俗至大不敬也至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

廉耻曰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劓 輙寢戶之簾搴兩朝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

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
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
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
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舡必覆矣。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
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
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
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胥與智長故切

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
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
中采齊（樂名）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
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

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誇、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芟（刈）草管（芟）然、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
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
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

（亦勿是性惡）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

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耻不行。大臣無廉
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
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戮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
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栲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
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
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貴詬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誚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

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邸。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竄成始。

賈誼諫分王子弟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乃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芟）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

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

撫其民、

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三

賈秦政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壞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敝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敝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敝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闔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遷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賈誼諫封淮南

時文帝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魯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透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

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透）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

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

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

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眞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眞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是故遂爲斯文之累。而去司馬氏甚遠。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旣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眞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乎。故予因讀賈誼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

駟不及舌。愼莫作孽。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疎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濶。何以用之。皤髮鶴髮。從容廟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賈誼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訐

今固將制於螻蟻、

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淵以自珍、偭蝮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蟫、質引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班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

全国报刊索引

賈誼服賦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遁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汔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遁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叵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块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儓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澹虖若深淵之靚、汜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
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
何足以疑、

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
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晁錯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殘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蕞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言守邊備塞急務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

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

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遵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
遠方亡屯戍之事實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
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
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
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

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
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劃宅通田作之道
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
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
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
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

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對策

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達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

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頽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

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
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
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
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
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
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
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
水蠶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
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
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

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
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
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
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
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
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
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

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
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
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
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
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
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
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
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

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亡濤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今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

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諫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連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嫌、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

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
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
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
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
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
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

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
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
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
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
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
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
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
下不自躬親而待羣臣、臣竊恐神明

之遺也。曰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

胡說

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復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已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有二五帝伯之術數也二五帝伯又自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

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左券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已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夷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及以

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已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已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鼂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令人悲傷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譏其父不能學趙母謬哉

李卓吾先生批選鼂賈奏疏終